

天啓尽已归天界
 地熱还应入地中
 千古为神皆庙会
 万年青史播英雄

无道之时常有盜
 英雄进退两俱难
 只因秀示居山寨
 反盜犹然似反官

领略大家风范，感受古典魅力

施耐庵 著 林明 解读

水浒传

专家名师
解读版

下

- 经典导读 相關評介
- 榜語選錄 思考題
- 旁注旁批 創作元聲
- 聲賞票信 名家名評
- 榜語語眼 未解之謎
- 典型人物 人物圖章

Y I 242.4
86
:2

教之星
EDUSTAR
中华国学经典读本

天恩尽已归天界
地煞还应入地中
千古为神皆庙会
万年青史播英雄

无道之时常有盗
英雄进区两俱难
只图秀示居山寨
英雄犹然似英雄

领略大家风范，感受古典魅力

施耐庵 著 林明 解读

水浒传

下

- 经典导读
- 精彩选读
- 旁注旁批
- 精彩题跋
- 典型人物

- 相关评介
- 附录
- 创作花絮
- 名家名评
- 人物关系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目 录

第 一 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1
第 二 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11
第 三 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25
第 四 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37
第 五 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49
第 六 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56
第 七 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64
第 八 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71
第 九 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77
第 十 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84
第 十 一 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94
第 十 二 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101
第 十 三 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111
第 十 四 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117
第 十 五 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123
第 十 六 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130
第 十 七 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143
第 十 八 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151
第 十 九 回	林冲水寨大火并 晁盖梁山小夺泊	158
第 二 十 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166
第 二 十 一 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173
第 二 十 二 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全义释宋公明	184
第 二 十 三 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191
第 二 十 四 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208
第 二 十 五 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221
第 二 十 六 回	郓哥大闹授官厅 武松斗杀西门庆	228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242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248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253
第三十回	施恩三人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259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266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274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284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292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300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308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大闹浔阳江	315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323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337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348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361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370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377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386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395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庄	406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413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421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427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用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436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447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455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462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471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478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485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492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500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507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515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523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533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543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夜月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550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557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564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571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579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593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599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605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	620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628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635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谤徽宗	642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647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656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668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675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681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赚萧让	691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699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708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716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723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731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737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743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751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渡燕青射雁	762
第九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771
第九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779
第九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786
第九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794

第九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803
第九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812
第九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819
第九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827
第九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837
第一百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850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导读

宋江一打祝家庄时,由于战前李应与祝彪交恶,李家庄在此次战争中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因此宋江属于孤军作战。因祝家庄地形复杂,到处是盘陀路,宋江轻易冒进,被祝家庄迷局困得走投无路。宋江等人将如何摆脱困境呢?

诗曰:

虎噬狼吞满四方,三庄人马势无双。
天王绰号惟晁盖,时雨高名美宋江。
可笑金睛王矮虎,翻输红粉扈三娘。
他年同聚梁山泊,女辈英华独擅场。

话说当下宋江在马上看时,四下里都有埋伏军马,且教小喽啰只往大路杀将去,只听得五军屯塞住了,众人都叫苦起来。宋江问道:“怎么叫苦?”众军都道:“前面都是盘陀路,走了一遭,又转到这里。”宋江道:“教军马望火把亮处有房屋人家,取路出去。”又走不多时,只见前军又发起喊来,叫道:“才得望火把亮处取路,又有苦竹签、铁蒺藜遍地撒满,鹿角^①都塞了路口!”宋江道:“莫非天丧我也!”

正在慌急之际,只听得左军中间,穆弘队里闹动。报来说道:“石秀来了!”宋江看时,见石秀拈着口刀,奔到马前道:“哥哥休慌,兄弟已知路了。暗传下将令,教五军只看有白杨树便转弯走去,不要管他路阔路狭。”宋江催趲人马,只看有白杨树便转。宋江去约走过五六里路,只见前面人马越添得多了。宋江疑忌,便唤石秀问道:“兄弟,怎么前面贼兵众广?”石秀道:“他有烛灯为号,且寻烛灯便走。”花荣在马上看见,把手指与宋江道:“哥哥,你看见那树影里这碗烛灯么?只看我等投东,他便把那烛灯望东扯;若是我们投西,他便把那烛灯望西扯。只那些儿想来便是号令。”宋江道:“怎地奈何的他那碗

① 鹿角:打仗时阻止敌人兵马前进的障碍物之一:把带枝树木削尖,摆在营寨门前或者交通路口。

灯？”花荣道：“有何难哉！”便拈弓搭箭，纵马向前，望着影中只一箭，不端不正，恰好把那碗红灯射将下来。四下里埋伏军兵，不见了那碗红灯，便都自乱撞起来。宋江叫石秀引路，且杀出村口去。只听得前面喊声连天，一带火把纵横撩乱，宋江教前军扎住，且使石秀领路去探。不多时，回来报道：“是山寨中第二拨军马到了接应，杀散伏兵。”宋江听罢，进兵夹攻，夺路奔出村口并杀。祝家庄人马四散去了。

会合着林冲、秦明等，众人军马同在村口驻扎。却好天明，去高阜处下了寨栅，整点人马，数内不见了镇三山黄信。宋江大惊，询问缘故，有昨夜跟去的军人见的来说道：“黄头领听着哥哥将令，前去探路，不提防芦苇丛中舒出两把挠钩，拖翻马脚，被五七个人活捉去了，救护不得。”宋江听罢大怒，要杀随军汉：“如何不早报来？”林冲、花荣劝住。宋江众人纳闷道：“庄又不曾打得，倒折了两个兄弟。似此怎生奈何？”杨雄道：“此间有三个村坊结并。所有东村李大官人，前日已被祝彪那厮射了一箭，现今在庄上养疾，哥哥何不去与他计议？”宋江道：“我正忘了也。他便知本处地理虚实。”分付教取一对缎匹羊酒，选一骑好马并鞍辔，亲自上门去求见。林冲、秦明权守栅寨。宋江带同花荣、杨雄、石秀，上了马，随行三百马军，取路投李家庄来。

到得庄前，早见门楼紧闭，吊桥高拽起了，墙里摆着许多庄兵人马。门楼上早擂起鼓来。宋江在马上叫道：“俺是梁山泊义士宋江，特来谒见大官人，别无他意，休要提备。”庄门上杜兴看见有杨雄、石秀在彼，慌忙开了庄门，放只小船过来，与宋江声喏。宋江连忙下马来答礼。杨雄、石秀近前禀道：“这位兄弟便是引小弟两个投李大官人的，唤做鬼脸儿杜兴。”宋江道：“原来是杜主管。相烦足下对李大官人说：俺梁山泊宋江久闻大官人大名，无缘不曾拜会。今因祝家庄要和俺们做对头，经过此间，特献彩缎名马羊酒薄礼，只求一见，别无他意。”杜兴领了言语，再渡过庄来，直到厅前。李应带伤披被坐在床上，杜兴把宋江要求见的言语说了。李应道：“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我如何与他厮见？无私有意。你可回他话道，只说我卧病在床，动止不得，难以相见，改日却得拜会。礼物重蒙所赐，不敢祇受。”

三祝英雄不可干，便将羊酒事高谈。

李应倨傲情辞伪，紧闭重门不放参。

杜兴再渡过来见宋江，禀道：“俺东人再三拜上头领：本欲亲身迎迓，奈缘中伤，患躯在床不能相见，容日专当拜会。重蒙所赐厚礼，并不敢祇受。”宋江道：“我知你东人的意了。我因打祝家庄失利，欲求相见则个。他恐祝家庄见怪，不肯出来相见。”杜兴道：“非是如此，委实患病。小人虽是中山人氏，到此多年了，颇知此间虚实事情：中间是祝家庄，东是俺李家庄，西是扈家庄。这三村庄上誓愿结生死之交，有事互相救应。今番恶了俺东人，自不去救应，只恐西村扈家庄上要来相助。他庄上别的不打紧，只有一个女将，唤做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刀，好生了得。却是祝家庄第三子祝彪定为妻室，早晚要娶。若是将军要打祝家庄时，不须提备东边，只要紧防西路。祝家庄上前后有两座

庄门，一座在独龙冈前，一座在独龙冈后。若打前门，却不济事；若是两面夹攻，方可得破。前门打紧，路杂难认，一遭都是盘陀路径，阔狭不等。但有白杨树，便可转弯，方是活路；如无此树，便是死路。”石秀道：“他如今都把白杨树木砍伐去了，将何为记？”杜兴道：“虽然砍伐了树，如何起得根尽，也须有树根在彼。只宜白日进兵去攻打，黑夜不可进去。”

宋江听罢，谢了杜兴，一行人马却回寨里来，林冲等接着，都到大寨里坐下。宋江把李应不肯相见并杜兴说的话对众头领说了。李逵便插口道：“好意送礼与他，那厮不肯出来迎接哥哥。我自引三百人去，打开鸟庄，脑揪这厮出来拜见哥哥！”宋江道：“兄弟，你不省得，他是富贵良民，惧怕官府，如何造次肯与我们相见？”李逵笑道：“那厮想是个小孩子，怕见。”众人一齐都笑起来。宋江道：“虽然如此说了，两个兄弟陷了，不知性命存亡。你众兄弟可竭力向前，跟我再去攻打祝家庄。”众人都起身说道：“哥哥将令，谁敢不听。不知教谁前去？”黑旋风李逵说道：“你们怕小孩子，我便前去。”宋江道：“你做先锋不利，今番用你不着。”李逵低了头忍气。宋江便点马麟、邓飞、欧鹏、王矮虎四个：“跟我亲自做先锋去。”第二点戴宗、秦明、杨雄、石秀、李俊、张横、张顺、白胜，准备下水路用人。第三点林冲、花荣、穆弘、李逵，分作两路，策应众军。标拨已定，都饱食了，披挂上马。

且说宋江亲自要去做先锋，攻打头阵，前面打着一面大红“帅”字旗，引着四个头领，一百五十骑马军，一千步军，直杀奔祝家庄来。于路着人探路，直来到独龙冈前。宋江勒马，看那祝家庄时，果然雄壮。古人有篇诗赞，便见祝家庄气象。但见：

独龙山前独龙冈，独龙冈上祝家庄。
绕冈一带长流水，周遭环匝皆垂杨。
墙内森森罗剑戟，门前密密排刀枪。
飘扬旗帜惊鸟雀，纷纭矛盾生光芒。
强弩硬弓当要路，灰瓶炮石护垣墙。
对敌尽皆雄壮士，当锋多是少年郎。
祝龙出阵真难敌，祝虎交锋莫可当。
更有祝彪多武艺，咤叱咆哮比霸王。
朝奉祝公谋略广，金银罗绮有千箱。
樽酒常时延好客，山林镇日会豪强。
久共三村盟誓约，扫清强寇保村坊。
白旗一对门前立，上面明书字两行：
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

当下宋江在马上看了祝家庄那两面旗，心中大怒，设誓道：“我若打不得祝家庄，永不回梁山泊！”众头领看了，一齐都怒起来。宋江听得后面人马都到了，留下第二拨头领

攻打前门。宋江自引了前部人马，转过独龙冈后面来看祝家庄时，后面都是铜墙铁壁，把得严整。正看之间，只见直西一彪军马，呐着喊，从后杀来。宋江留下马麟、邓飞把住祝家庄后门，自带了欧鹏、王矮虎，分一半人马，前来迎接。山坡下来军约有二三十骑马军，当中簇拥着一员女将。怎生结束？但见：

雾鬓云鬟娇女将，凤头鞋宝镫斜踏。黄金坚甲衬红纱，狮蛮带柳腰端跨。霜刀把雄兵乱砍，玉纤手将猛将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

那来军正是扈家庄女将一丈青扈三娘，一骑青鬃马上，抡两口日月双刀，引着三五百庄客，前来祝家庄策应。宋江道：“刚说扈家庄有这个女将好生了得，想来正是此人。谁敢与他迎敌？”说犹未了，只见这王矮虎是个好色之徒，听得说是个女将，指望一合便捉得过来。当时喊了一声，骤马向前，挺手中枪便出迎敌一丈青。两军呐喊，那扈三娘拍马舞刀来战王矮虎。一个双刀的熟闲，一个单枪的出众，两个斗敌十数合之上，宋江在马上看时，见王矮虎枪法架隔不住。原来王矮虎初见一丈青，恨不得便捉过来，谁想斗过十合之上，看看的手颤脚麻，枪法便都乱了。不是两个性命相扑时，王矮虎却要做光起来。那一丈青是个乖觉的人，心中道：“这厮无理。”便将两把双刀，直上直下，砍将人来。这王矮虎如何敌得过，拨回马却待要走，被一丈青纵马赶上，把右手刀挂了，轻舒猿臂，将王矮虎提离雕鞍，活捉去了。众庄客齐上，把王矮虎横拖倒拽捉了去。

欧鹏见折了王英，便提起刀来救。一丈青纵马跨刀，接着欧鹏，两个便斗。原来欧鹏祖是军班子弟出身，使得好大滚刀，宋江看了，暗暗的喝采。怎的一个欧鹏刀法精熟，也敌不得那女将半点便宜。邓飞在远远处看见捉了王矮虎，欧鹏又战那女将不下，跑着马，提了铁枪，大发喊赶将来。祝家庄上已看多时，诚恐一丈青有失，慌忙放下吊桥，开了庄门，祝龙亲自引了三百余人，骤马提枪来捉宋江。马麟看见，一骑马使起双刀，来迎住祝龙厮杀。邓飞恐宋江有失，不离左右，看他两边厮杀，喊声迭起。宋江见马麟斗祝龙不过，欧鹏斗一丈青不下，正慌哩，只见一彪军马从刺斜里杀将来。宋江看时，大喜，却是霹雳火秦明，听得庄后厮杀，前来救应。宋江大叫：“秦统制，你可替马麟！”秦明是个急性的人，更兼祝家庄捉了他徒弟黄信，正没好气，拍马飞起狼牙棍，便来直取祝龙。祝龙也挺枪来敌秦明。马麟引了人却夺王矮虎。那一丈青看见了马麟来夺人，便撇了欧鹏，却来接住马麟厮杀。两个都会使双刀，马上相迎着，正如这风飘玉屑，雪撒琼花，宋江看得眼也花了。

这边秦明和祝龙斗到十合之上，祝龙如何敌得秦明过。庄门里面那教师栾廷玉，带了铁锤，上马挺枪，杀将出来。欧鹏便来迎住栾廷玉厮杀。栾廷玉也不来交马，带住枪时，刺斜里便走。欧鹏赶将去，被栾廷玉一飞锤正打着，翻筋斗掀下马去。邓飞大叫：“孩儿们救人！”上马飞着铁枪，径奔栾廷玉。宋江急唤小喽啰救得欧鹏上马。那祝龙当敌秦明不住，拍马便走。栾廷玉也撇了邓飞，却来战秦明。两个斗了一二十合，不分胜败，栾廷玉卖个破绽，落荒即走。秦明舞棍径赶将去，栾廷玉便望荒草之中跑马入去。

秦明不知是计，也追入去。原来祝家庄那等去处，都有人埋伏，见秦明马到，拽起绊马索来，连人和马都绊翻了，发声喊，捉住了秦明。邓飞见秦明坠马，慌忙来救，急见绊马索拽，却待回身，两下里叫声：“着！”挠钩似乱麻一般搭来，就马上活捉了去。宋江看见，只叫得苦，止救得欧鹏上马。

马麟撇了一丈青，急奔来保护宋江，望南而走。背后栾廷玉、祝龙、一丈青分投赶来。看看没路，正待受缚，只见正南上一伙好汉飞马而来，背后随从约有五百人马。宋江看时，乃是没遮拦穆弘。东南上也有三百余人，两个好汉飞奔前来，一个是病关索杨雄，一个是拼命三郎石秀。东北上又一个好汉，高声大叫：“留下人着！”宋江看时，乃是小李广花荣。三路人马一齐都到，宋江心下大喜，一发并力来战栾廷玉、祝龙。庄上望见，恐怕两个吃亏，且教祝虎守把住庄门，小郎君祝彪骑一匹劣马，使一条长枪，自引五百余人马，从庄后杀将出来，一齐混战。庄前李俊、张横、张顺下水过来，被庄上乱箭射来，不能下手。戴宗、白胜只在对岸呐喊。宋江见天色晚了，急叫马麟先保护欧鹏出村口去。宋江又叫小喽啰筛锣，聚拢众好汉，且战且走。宋江自拍马到处寻了看，只恐弟兄们迷了路。

正行之间，只见一丈青飞马回来，宋江措手不及，便拍马望东而走。背后一丈青紧追着，八个马蹄翻盏撒钹相似，赶投深村处来。一丈青正赶上宋江，待要下手，只听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那鸟婆娘赶我哥哥那里去！”宋江看时，却是黑旋风李逵，抡两把板斧，引着七八十个小喽啰，大踏步赶将来。一丈青便勒转马，望这树林边去。宋江也勒住马看时，只见树林边转出十数骑马军来，当先簇拥着一个壮士。怎生结束？但见：

嵌宝头盔稳戴，磨银铠甲重披。素罗袍上绣花枝，狮蛮带琼瑶密砌。丈八蛇矛紧挺，霜花骏马频嘶。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林冲便是。

那来军正是豹子头林冲，在马上大喝道：“兀那婆娘走那里去！”一丈青飞刀纵马，直奔林冲，林冲挺丈八蛇矛迎敌。两个斗不到十合，林冲卖个破绽，放一丈青两口刀砍入来，林冲把蛇矛逼个住，两口刀逼斜了，赶拢去，轻舒猿臂，款扭狼腰，把一丈青只一拽，活挟过马来。宋江看见，喝声采，不知高低。林冲叫军士绑了，骤马来问道：“不曾伤犯了哥哥？”宋江道：“不曾伤着。”便叫李逵：“快走！村中接应众好汉，且教来村口商议。天色已晚，不可恋战。”黑旋风领本部人马去了。林冲保护宋江，押着一丈青在马上，取路出村口来。当晚众头领不得便宜，急急都赶出村口来。祝家庄人马，也收回庄上去了。满村中杀死的人，不计其数。祝龙教把捉到的人，都将来陷车囚了，一发拿了宋江，却解上东京去请功。扈家庄已把王矮虎解送到祝家庄去了。

且说宋江收回大队人马，到村口下了寨栅。先教将一丈青过来，唤二十个老成的小喽啰，着四个头领，骑四匹快马，把一丈青拴了双手，也骑一匹马：“连夜与我送上梁山泊去，交与我父亲宋太公收管，便来回话。待我回山寨，自有发落。”众头领都只道宋江自要这个女子，尽皆小心送去。就把一辆车儿教欧鹏上山去将息。一行人都领了将令，连

夜去了。宋江其夜在帐中纳闷，一夜不睡，坐而待旦。

次日，只见探事人报来说：“军师吴学究，引将三阮头领，并吕方、郭盛，带五百人马到来！”宋江听了，出寨迎接了军师吴用，到中军帐里坐下。吴学究带将酒食来与宋江把盏贺喜，一面犒赏三军众将。吴用道：“山寨里晁头领多听得哥哥先次进兵不利，特地使将吴用并五个头领来助战。不知近日胜败如何？”宋江道：“一言难尽！叵耐祝家那厮，他庄门上立两面白旗，写道：‘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这厮无礼！先一遭进兵攻打，因为失其地利，折了杨林、黄信。夜来进兵，又被一丈青捉了王矮虎，栾廷玉锤打伤了欧鹏，绊马索拖翻捉了秦明、邓飞。如此失利，若不得林教头恰活捉得一丈青时，折尽锐气。今来似此，如之奈何？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庄破，救不出这几个兄弟来，情愿自死于此地，也无面目回去见得晁盖哥哥。”吴学究笑道：“这个祝家庄也是合当天败，却好有此这个机会。吴用想来，唾手而得，事在旦夕可破。”宋江听罢大惊，连忙问道：“军师神机妙策，人不敢及。请问先生，这祝家庄如何旦夕可破？机会自何而来？”

吴学究笑着，不慌不忙，叠两个指头，说出这个机会来，有分教：祝家庄上，杀数百个壮汉村夫；梁山泊中，添八九个英雄好汉。正是：空中伸出拿云手^①，救出天罗地网人。毕竟军师吴用对宋江说出什么机会来，且听下回分解。

① 拿云手：比喻本领高强的人。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导读

当宋江为攻不下祝家庄一筹莫展之际，军师吴用提出好计策，由此引出顾大嫂等人劫狱解救珍、解宝的故事。在此回中，顾大嫂是塑造得最好的人物。她的热心快肠、粗犷泼辣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三次假装的细节，更是笔势跳脱，富于情趣。

《西江月》：

忠义立身之本，奸邪坏国之端。狼心狗幸滥居官，致使英雄扼腕。夺虎机谋可恶，劫牢计策堪观。登州城郭痛悲酸，顷刻横尸遍满。

话说当时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今日有个机会，却是石勇面上一起来投入伙的人，又与栾廷玉那厮最好，亦是杨林、邓飞的至爱相识。他知道哥哥打祝家庄不利，特献这条计策来入伙，以为进身之报，随后便至。五日之内可行此计，却是好么？”宋江听了，大喜道：“妙哉！”方才笑逐颜开。说话的，却是什么计策？下来便见。

看官牢记这段话头，原来和宋公明初打祝家庄时，一同事发。却难这边说一句，那边说一回，因此权记下这两打祝家庄的话头，却先说那一回来投入伙的人乘机说的话，下来接着关目。原来山东海边有个州郡，唤做登州。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来伤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猎户，当厅委了杖限文书，捉捕登州山上大虫。又仰山前山后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状，限外不行解官，痛责枷号不恕。

且说登州山下有一家猎户，弟兄两个，哥哥唤做解珍，兄弟唤做解宝。弟兄两个都使浑铁点钢叉，有一身惊人的武艺，当州里的猎户们都让他第一。那解珍一个绰号唤做两头蛇，这解宝绰号叫做双尾蝎。二人父母俱亡，不曾婚娶。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紫棠色面皮，腰细膀阔。曾有一篇《临江仙》，单道着解珍的好处：

虽是登州搜猎户，忠良偏恶奸邪。虎皮战袄鹿皮靴。硬弓开满月，强弩蹬拌车。

浑铁钢叉无敌手，纵横谁敢拦遮。怒时肝胆尽横斜。解珍心性恶，人号两头蛇。

那个兄弟解宝，更是利害，也是七尺以上身材，面圆身黑，两只腿上刺着两个飞天夜叉，有时性起，恨不得腾天倒地，拔树摇山。也有一篇《西江月》，单道着解宝的好处：

性格忘生拼命，生来骁勇英豪。赶翻麋鹿与猿猴，杀尽山中虎豹。手执莲花铁镜，腰悬蒲叶尖刀。腰间紧束虎筋绦，双尾蝎英雄解宝。

那弟兄两个，当官受了甘限文书^①，回到家中，整顿窝弓、药箭、弩子、铰叉，穿了豹皮裤，虎皮套体，拿了铁叉，两个径奔登州山上，下了窝弓。去树上等了一日，不济事了，收拾窝弓下去。次日，又带了干粮，再上山伺候，看看天晚，弟兄两个再把窝弓下了，爬上树去，直等到五更，又没动静。两个移了窝弓，却来西山边下了。坐到天明，又等不着，两个心焦，说道：“限三日内要纳大虫，迟时须用受责，却是怎地好！”

两个到第三日夜，伏至四更时分，不觉身体困倦，两个背厮靠着且睡。未曾合眼，忽听得窝弓发响。两个跳将起来，拿了钢叉，四下里看时，只见一个大虫，中了药箭，在那地上滚。两个拈着钢叉向前来。那大虫见了人来，带着箭便走。两个追将向前去，不到半山里时，药力透来，那大虫当不住，吼了一声，骨碌碌滚将下山去了。解宝道：“好了！我认得这山是毛太公庄后园里，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讨大虫。”解宝当时弟兄两个，提了钢叉，径下山来投毛太公庄上敲门。此时方才天明，两个敲开庄门入去。庄客报与太公知道。多时，毛太公出来，解珍、解宝放下钢叉，声了喏，说道：“伯伯，多时不见，今日特来拜扰。”毛太公道：“贤侄如何来得这等早？有甚话说？”解珍道：“无事不敢惊动伯伯睡寝。如今小侄因为官司委了甘限文书，要捕获大虫，一连等了三日。今早五更射得一个，不想从后山滚下在伯伯园里，望烦借一路取大虫则个。”毛太公道：“不妨。既是落在我园里，二位且少坐。敢弟兄肚饥，吃些早饭去取。”叫庄客且去安排早膳来相待，当时劝二位吃了酒饭。解珍、解宝起身谢道：“感承伯伯厚意，望烦引去取大虫还小侄。”毛太公道：“既是在我庄后，却怕怎地？且坐吃茶，却去取未迟。”解珍、解宝不敢相违，只得又坐下，庄客拿茶来叫二位吃了。毛太公道：“如今和贤侄去取大虫。”解珍、解宝道：“深谢伯伯。”

毛太公引了二人，入到庄后，叫庄客把钥匙来开门，百般开不开。毛太公道：“这园多时不曾有人来开，敢是锁簧锈了，因此开不得。去取铁锤来打开了罢。”庄客便将铁锤来，敲开了锁。众人都入园里去看时，遍山边去看，寻不见。毛太公道：“贤侄，你两个莫不错看了，认不仔细，敢不曾落在我园里？”解珍道：“我两个怎地得错看了！是这里生长的人，如何不认得！”毛太公道：“你自寻便了，有时自抬去。”解宝道：“哥哥，你且来看，这

① 甘限文书：在限期内完成差役，否则“甘心”受责罚的文书字据。

里一带草滚得平平地都倒了，又有血路在上头，如何得不在这里？必是伯伯家庄客抬过了。”毛太公道：“你休这等说！我家庄上的人如何得知有大虫在园里，便又抬得过？却你也须看见方才当面敲开锁来，和你两个一同入园里来寻。你如何这般说话！”解珍道：“伯伯，你须还我这个大虫去解官。”毛太公道：“你这两个好无道理！我好意请你吃酒饭，你颠倒赖我大虫。”解宝道：“有什么赖处！你家也见当里正，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书，却没本事去捉，倒来就我现成。你倒将去请功，教我兄弟两个吃限棒！”毛太公道：“你吃限棒，干我甚事！”解珍、解宝睁起眼来，便道：“你敢教我搜一搜么？”毛太公道：“我家比你家，各有内外。你看这两个教化头倒来无礼！”解宝抢近厅前，寻不见，心中火起，便在厅前打将起来。解珍也就厅前搬折栏杆，打将入去。毛太公叫道：“解珍、解宝白昼抢劫！”那两个打碎了厅前椅桌，见庄上都有准备，两个便拔步出门，指着庄上骂道：“你赖我大虫，和你官司理会！”

解氏深机捕获，毛家巧计牢笼。

当日因争一虎，后来引起双龙。

那两个正骂之间，只见两三匹马投庄上来，引着一伙伴当。解珍听得是毛太公儿子毛仲义，接着说道：“你家庄上庄客，捉过了我大虫。你爹不讨还我，颠倒要打我弟兄两个。”毛仲义道：“这厮村人不省事，我父亲必是被他们瞒过了。你两个不要发怒，随我到家里，讨还你便了。”解珍、解宝谢了。毛仲义叫开庄门，教他两个进去。待得解珍、解宝入得门来，便叫关上庄门，喝一声：“下手！”两廊下走出二三十个庄客，并恰才马后带来的都是做公的。那兄弟两个措手不及，众人一发上，把解珍、解宝绑了。毛仲义道：“我家昨夜自射得一个大虫，如何来白赖我的？乘势抢掠我家财，打碎家中什物，当得何罪？解上本州，也与本州除了一害！”

原来毛仲义五更时先把大虫解上州里去了，却带了若干做公的来捉解珍、解宝。不想他这两个不识局面^①，正中了他的计策，分说不得。毛太公教把他两个使的钢叉并一包赃物，扛了许多打碎的家伙什物，将解珍、解宝剥得赤条条地，背剪绑抬了，解上州里来。本州有个六案孔目，姓王名正，却是毛太公的女婿，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禀说了。才把解珍、解宝押到厅前，不由分说，捆翻便打，定要他两个招做“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掠财物。解珍、解宝吃拷不过，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两面二十五斤的死囚枷来枷了，钉下大牢里去。毛太公、毛仲义自回庄上商议道：“这两个男女却放他不得！不若一发结果了他，免致后患。”当时子父二人自来州里，分付孔目王正：“与我一发斩草除根，萌芽不发。我这里自行与知府的打关节^②。”

却说解珍、解宝押到死囚牢里，引至亭心上来见这个节级。为头的那人姓包名吉，

① 不识局面：不明情势、不看风头。

② 打关节：贿赂官吏。

已自得了毛太公银两，并听信王孔目之言，教对付他两个性命，便来亭心里坐下。小牢子对他两个说道：“快过来跪在亭子前！”包节级喝道：“你两个便是什么两头蛇、双尾蝎，是你么？”解珍道：“虽然别人叫小人们这等混名，实不曾陷害良善。”包节级喝道：“你这两个畜生！今番我手里教你两头蛇做一头蛇，双尾蝎做单尾蝎！且与我押入大牢里去！”

那一个小牢子把他两个带在牢里来，见没人，那小节级便道：“你两个认得我么？我是你哥哥的妻舅。”解珍道：“我只亲弟兄两个，别无那个哥哥。”那小牢子道：“你两个须是孙提辖的兄弟？”解珍道：“孙提辖是我姑舅哥哥。我却不曾与你相会，足下莫非是乐和舅？”那小节级道：“正是。我姓乐名和，祖贯茅州人氏。先祖挈家到此，将姐姐嫁与孙提辖为妻。我自在此州里勾当，做小牢子。人见我唱得好，都叫我做铁叫子乐和。姐夫见我好武艺，教我学了几路枪法在身。”怎见得？有诗为证：

玲珑心地衣冠整，俊俏肝肠语话清。
能唱人称铁叫子，乐和聪慧是天生。

原来这乐和是个聪明伶俐的人，诸般乐品尽皆晓得，学着便会；作事见头知尾；说起枪棒武艺，如糖似蜜价爱。为见解珍、解宝是个好汉，有心要救他，只是单丝不成线，孤掌岂能鸣，只报得他一个信。乐和说道：“好教你两个得知，如今包节级得受了毛太公钱财，必然要害你两个性命。你两个却是怎生好？”解珍道：“你不说起孙提辖则休，你既说起他来，只央你寄一个信。”乐和道：“你却教我寄信与谁？”解珍道：“我有个房分姐姐，是我爷面上的^①，却与孙提辖兄弟为妻，现在东门外十里牌住。原来是我姑娘^②的女儿，叫做母大虫顾大嫂，开张酒店，家里又杀牛开赌。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孙新这等本事也输与他。只有那个姐姐和我弟兄两个最好。孙新、孙立的姑娘，却是我母亲，以此他两个又是我姑舅哥哥。央烦的你暗暗地寄个信与他，把我的事说知，姐姐必然自来救我。”乐和听罢，分付说：“贤亲，你两个且宽心着。”先去藏些烧饼肉食来牢里，开了门，把与解珍、解宝吃了。推了事故，锁了牢门，教别个小节级看守了门，一径奔到东门外，望十里牌来。早望见一个酒店，门前悬挂着牛羊等肉，后面屋下，一簇人在那里赌博。乐和见酒店里一个妇人坐在柜上。用眼看时，生得如何？但见：

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红裙六幅，浑如五月榴花；翠领数层，染就三春杨柳。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碓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

乐和入进店内，看着顾大嫂唱个喏道：“此间姓孙么？”顾大嫂慌忙答道：“便是。足

① 爷面上的：属于父系的、共祖父的。

② 姑娘：姑母。

下却要沽酒？却要买肉？如要赌钱，后面请坐。”乐和道：“小人便是孙提辖妻弟乐和的便是。”顾大嫂笑道：“原来却是乐和舅，数年不曾拜会。尊颜和姆姆^①一般模样。舅舅且请里面拜茶。”乐和跟进里面客位里坐下，顾大嫂便动问道：“闻知得舅舅在州里勾当，家下穷忙少闲，不曾相会。今日甚风吹得到此？”乐和答道：“小人无事也不敢来相恼。今日厅上偶然发下两个罪人进来，虽不曾相会，多闻他的大名。一个是两头蛇解珍，一个是双尾蝎解宝。”顾大嫂道：“这两个是我的兄弟，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里？”乐和道：“他两个因射得一个大虫，被本乡一个财主毛太公赖了，又把他两个强扭做贼，抢掠家财，解入州里来。他又上上下下都使了钱物，早晚间要教包节级牢里做翻他两个，结果了性命。小人路见不平，独力难救。只想一者沾亲，二乃义气为重，特地与他通个消息。他说道，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若不早早用心着力，难以救拔。”顾大嫂听罢，一片声叫起苦来，便叫火家：“快去寻得二哥家来说话！”这几个火家去不多时，寻得孙新归来，与乐和相见。怎见得孙新的好处？有诗为证：

军班才俊子，眉目有神威。
鞭起乌龙见，枪来玉蟒飞。
胸藏鸿鹄志，家有虎狼妻。
到处人钦敬，孙新小尉迟。

原来这孙新，祖是琼州人氏，军官子孙，因调来登州驻扎，弟兄就此为家。孙新生得身长力壮，全学得他哥哥的本事，使得几路好鞭枪，因此多人把他弟兄两个比尉迟恭，叫他做小尉迟。有顾大嫂把上件事对孙新说了，孙新道：“既然如此，叫舅舅先回去。他两个已下在牢里，全望舅舅看觑则个。我夫妻商量个长便道理，却径来相投舅舅。”乐和道：“但有用着小人处，尽可出力而行，当得向前。”顾大嫂置酒相待已了，将出一包金银，付与乐和：“望烦舅舅将去牢里散与众人并小牢子们，好生周全他两个弟兄。”乐和谢了，收了银两，自回牢里来，替他使用，不在话下。

且说顾大嫂和孙新商议道：“你有什么道理，救我两个兄弟？”孙新道：“毛太公那厮，有钱有势。他防你两个兄弟出来，须不肯干休，定要做翻了他两个，似此必然死在他手。若不去劫牢，别样也救他不得。”顾大嫂道：“我和你今夜便去。”孙新笑道：“你好粗卤！我和你也要算个长便，劫了牢也要个去向。若不得我那哥哥和这两个人时，行不得这件事。”顾大嫂道：“这两个是谁？”孙新道：“便是那叔侄两个最好赌的邹渊、邹润，如今现在登云山台峪里聚众打劫。他和我最好，若得他两个相帮助，此事便成。”顾大嫂道：“登云山离这里不远，你可连夜去请他叔侄两个来商议。”孙新道：“我如今便去。你可收拾了酒食肴馔，我去定请得来。”顾大嫂分付火家，宰了一口猪，铺下数般果品按酒，排下

^① 姆姆：宋时，妯娌之间，兄妇呼弟妇做婶婶，弟妇呼兄妇做母母；原是照着自己孩子的口吻称呼对方。后来把母母的母字加了女字旁，写成“姆姆”。